

支格阿鲁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洛边木果,沙马打各,吉木阿龙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支格阿鲁文化为古代彝族文化,其宗教类型是原始宗教类,而彝族原始宗教主要由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万物有灵观、祖先神灵及鬼怪信仰、毕摩文化、苏尼文化等构成。支格阿鲁文化也成了毕摩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毕摩经书里有以支格阿鲁神灵来对付妖魔鬼怪的内容,毕摩们借助支格阿鲁之神的威力来镇鬼怪,驱鬼除魔,以求人类健康安宁,兴旺发达。

【关键词】支格阿鲁文化;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毕摩文化;苏尼文化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4-0097-05

古代彝族英雄支格阿鲁流传于滇、川、黔广大彝族地区。关于支格阿鲁的传说、典故、神话、英雄史诗、史书、谱牒、天文历算书等遍布整个西南彝族地区。“支格阿鲁”这个名字在绝大多数彝族地区家喻户晓。支格阿鲁是一位全体彝族认同的最著名的英雄,各地区彝族人都把他作为自己最崇敬的民族英雄来颂扬。

彝族支格阿鲁文化指的是有关支格阿鲁的口头流传内容;有关支格阿鲁的历史文献、毕摩经书、谱牒书、天文历算书、神话、传说、故事、典故、英雄史诗等文献以及现代文人创作的有关支格阿鲁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有关支格阿鲁的雕塑、画像、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有关支格阿鲁的影视文化和网络文化;有关支格阿鲁在彝族人民思想意识中的价值观念,以及上述支格阿鲁文化带来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等等都属支格阿鲁文化范畴。一句话,古今彝族社会中与支格阿鲁相关的文化均为支格阿鲁文化。古代彝族宗教也反映在支格阿鲁文化中,并有着自己的独特性。

一 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

支格阿鲁是一位战胜大自然的英雄,那个时代是人们开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时代了。但是,在支格阿鲁文化中仍然保留着一些远古彝族先民自然崇拜的意识形态。如在四川地区英雄史诗《支格阿鲁》(格尔给坡收集整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里,叙述支格阿鲁母亲蒲嫫尼依的谱系时这样写道:

谷冲充宏生谷嫫阿芝/嫁到握则尔曲去/生尔曲妮札/嫁到底使硕保去/生底使玛笈/嫁到卧笼则沃去/生则沃妮嫫/嫁到沃中达紫去/生紫姿阿木/紫女嫁格家/格女嫁蒲家/蒲家生三女/蒲嫫妮玛嫁姬家/蒲嫫达果嫁达家/剩下蒲嫫妮依在家中——《支格

阿鲁》(2-3)

史诗中这些女性谱系链当中的姓名大多以地名、植物名或动物名来命名,如:“谷冲充宏”为地名,意思是大雁过冬的地方。“谷嫫”为“雁女”之意;“阿芝”是名;“谷嫫阿芝”就是“雁女阿芝”之意。“握则尔曲”是山名。“尔曲妮札”是山名,“尔曲”作为姓,加上名“妮札”构成的。“底使硕保”、“卧笼则沃”、“沃中达紫”都是山名,“则沃妮嫫”“紫姿阿木”也是以所居住的山名作为姓再加上名构成的女性姓名。“蒲”“姬”“达”都是植物名,即“蒲家”“姬家”“达家”是以植物作为姓的。这样一种以山名,动植物名为自己姓名的突出现象,充分体现了古彝人对自然的崇拜,甚至与周围自然混同的意识特征。

在四川地区的流传中,英雄支格阿鲁这个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他的母亲是美女蒲嫫妮依,他的父亲是神龙鹰,他又在龙洞被龙养大成人;他喝龙奶,穿龙衣,他说龙话,懂禽鸟语;他有神智神力。这完全是一种人、兽、神混合观念的反映。当然,这种古代彝族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识也是自然图腾崇拜的基础,或者说的自然图腾崇拜胚胎。

图腾崇拜是原始部落族群体将某一事物视为自己的来源(祖先)或同源物进行崇拜的一种原始宗教类型。彝族图腾崇拜文化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产生,是彝族原始宗教发展演变的一种产物。在支格阿鲁文化中,古代彝族的图腾崇拜现象十分突出,而且有自己的特点。

贵州地区的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里的古代彝族图腾文化表现得完整而丰富。这部史诗里鹰王支格阿鲁,雕王大亥娜,虎王阻几纳分别是鹰部落、雕部落和虎部落的首领。很显然,这些古代彝族部落是以各自所崇拜的图腾物(鹰、雕、虎)来命名的部落

徽号。还有龙图腾崇拜的龙王,山图腾崇拜的隆王等也是以图腾来做自己部落徽号的。

在四川和云南地区的支格阿鲁文化中则以鹰龙图腾著称,即这些地区的支格阿鲁文化中明显地反映彝族先民龙图腾和鹰图腾文化。在史诗《阿鲁举热》(楚雄州民委收集整理,《楚雄民间文学资料》内部资料1979)里说阿鲁举热生于属龙的日子。这个“属龙的日子”很重要,是彝族龙图腾文化的表现。鹰图腾的反映也很明显,首先史诗叙述阿鲁是鹰的后代,是鹰的水滴在卜莫乃日妮姑娘身上而怀孕生下来的。生下后阿鲁与鹰相认,并被鹰哺养成长。最后,阿鲁坠海身亡后,鹰们来为阿鲁报仇“它们飞来飞去/去找海蛇啄食”。把本民族最崇敬的英雄说成鹰的儿子,无疑是彝族鹰图腾文化的文学反映。

这种鹰龙图腾文化在史诗主人公的名字“阿鲁举热”中更加显现。彝语“鲁”在汉语里意为“龙”;“阿鲁”,即“阿龙”之义。“阿”是一个无实在意义的前缀词,故“阿龙”即是“龙”;“举”义为汉语的“鹰”,“热”义为“儿”,“举热”即“鹰儿”,“阿鲁举热”就是“鹰儿阿龙”了。可见,这位英雄主人公的名字“阿鲁举热”中,有鹰有龙,是一个鹰龙结合体,充分反映出了龙和鹰图腾崇拜的文化迹象。彝族相信支格阿鲁的灵魂和龙一起住在大崖深谷里,故有的彝区还有以支格阿鲁命名的山崖。如:滇南石屏、新屏等彝区有多处名为‘支格阿龙悬崖的崖子就是因与支格阿龙有关而得名。

四川地区流传的支格阿鲁文化里反映的彝族先民图腾现象以“龙”和“鹰”两种为主,特别是“龙”图腾文化为最典型。如上所举,支格阿鲁的母亲是经过龙演变进化而诞生的美女濮嫫婁依。支格阿鲁的父亲是“龙鹰”。还有阿鲁出生于龙年龙月龙日,在龙崖与龙同居成长等等,诸如此类,与龙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正体现了龙图腾崇拜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龙图腾遗留下来的文化迹象如今还存在于彝族精神文化之中,那就是对龙的崇敬,视龙为一种神圣物,一种吉祥从德的象征。彝族宗教活动中最隆重的是“撮叟”活动。即儿孙们为父母或上辈立祖灵牌的宗教活动。此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将立好的祖灵——竹灵牌送入深山大崖或老林之中。这是也龙住在大崖或者老林里的说法直接有关。

二 万物有灵观

在彝族传统世界观中有万物有灵观,认为山、

水、草、木、鸟、虫、兽、禽等动植物及无生物均有其神灵,山有山神,地有地神,江有江神,岩有岩神,太阳、月亮等等都有神灵。这种万物有灵观是原始人类面对无法解释的风雨雷电及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时,幻想性地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产物,也是彝族原始宗教的基本思想观念。史诗《阿鲁举热》有这种万物有灵观的反映。如:阿鲁母亲与石头、树木、老鹰、斑鸠等对话;太阳和月亮也有灵魂而相互对话;鹅的一家不仅有思想有语言而与阿鲁交流,并且送给阿鲁宝物一鹅毛神箭,指点阿鲁找到宝物头发神线。这说明在某些方面鹅比人还聪明能干。植物也有灵魂,所以阿鲁与之对话,阿鲁说:

蕨枝树/蕨枝树/软弱无力不成气/你的蕨头长出来/把你掐来当菜吃/等你以后变老了/将你割来垫厩做肥料

青松树/青松树/看你骨头是硬的/枝叶常年是青的/可是这样的软弱/青松树/青松树/肚里藏明油/世人砍你当灯点/砍了以后不会发/羊耳朵树/羊耳朵树/你枝叶团团撑不开/长大以后不成材/只是打醋炭/用着你的几片叶/马樱花树/马樱花树/你是一棵好树子/你莫长成材/人家不来砍/把你拿来做勺子/吃饭时用着你/把你挖来做木杯/喝酒时用着你/你开的花是银花和金花/到处都能见着你——《楚雄民间文学资料》(内部资料57-59)

动物有灵魂,所以阿鲁能与之对话,阿鲁说:

老麻蛇/老麻蛇/你再大也不会比竹棍粗/老石蚌/老石蚌/你再长也不会比我的巴掌大——《楚雄民间文学资料》(内部资料61)

阿鲁举热对鹰说:“我是鹰的儿子/我是鹰的种子/我现在中了女人的计/落在大海里/龙把我吞噬了/你们以后要来报仇”等等都是古代彝族万物有灵观念的文学反映。

在四川地区的《支格阿鲁》里,这种万物有灵观的反映也比较突出。如:阿鲁与石头、树木对话,意为这些动物有灵魂、有语言,可以和人沟通。太阳和月亮也有灵魂而与公鸡相互对话沟通;鹅的一家不仅有思想有语言地与阿鲁交流,而且送给阿鲁宝物一神箭。植物也有灵魂,所以阿鲁与之对话。阿鲁说“蕨枝树/蕨枝树/头年这样低着头/明年这样低着头”,“松树松树/松树砍了无后代”。动物有灵,所以阿鲁能与之对话。

在贵州地区的《支嘎阿鲁王》里的彝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以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神鬼信仰为特征的原始宗教类型。如“天地初开”一章里写道:

由咬产生了十二支咬/这十二支咬/仅是咬哺的

一穗/树大才叶茂/水清源长流/首先分开六样哎/世间的昼夜分开/南面和北面分开/南面生机勃勃/北面阳光明媚/四极生了四象/中间像眼睛/四面又分做八方/出现多彩的天地/出现明朗的世界/像银一样闪光/像金一样生辉——《支嘎阿鲁王》(4)

这里“哎”“哎哺”为一种物质元素。古代彝族由“哎”演变而产生天地万物的认识就是在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基础上形成的。又如“鹰王中计”一章里写道:

虎王阻几纳/供着天上的神物/放着不死药/九天九夜的庆典/缩做六天六夜/六天六夜的庆典/缩做三天三夜/白马祭了苍天/黑牛祭了大地/猪羊祭了祖宗——《支嘎阿鲁王》(99)

这里先祭天地,后祭祖宗,也是彝族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反映。

三 毕摩文化

巴莫阿依博士认为:“毕摩是彝族社会中处理信仰事务的神职人员。”(巴莫阿依《彝人的信仰世界——凉山彝族宗教生活田野报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毕摩主要主持祭祖、祭神等祭祀活动和占卜、送鬼治病等以精神治疗为主的治疗活动。毕摩还做案件审判中的神明判决主持,其宗教色彩较浓。毕摩又是彝族知识文化的掌握者和传播者,他们知晓天文历算、历史、文学、伦理道德、教育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彝族的智者。所以,巴莫曲布嫫博士说:“毕摩的社会文化职能具有二重性:既司职通鬼神,又指导人事;既是宗教者,又是文化人。”(巴莫曲布嫫《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祝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在政教合一的古代彝族社会,毕摩往往又是部落或王国的首领。彝族尔比(“尔比”:系彝族文学体裁的一类,与汉语的格言、谚语相似,但它又有诗歌的特点,是一种具有优美诗韵的生活哲理性强而运用频率极高的文体。)曰:“兹(土司)懂的知识一百二,谋(谋臣)懂的知识千四百,毕(毕摩)懂的知识无法计量。”说明毕摩知识是最多的。

彝族毕摩信仰属于原始宗教信仰,因为毕摩信仰不象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等现代宗教一样形成高度统一的只信仰一个神的教。而彝族毕摩信仰是以万物有灵观为基础的祖先崇拜、各种神鬼信仰的多神教,无统一的教仪,也无集中的教堂、寺庙等宗教圣地。彝族毕摩信仰也不象如前所述的这些教那样通过某种程序或仪式才成为其教徒,并遵守一些严格的教规,而是具有原始

宗教突出特点的全民自由、松散的信仰。

支格阿鲁文化里普遍存在古代彝族毕摩宗教文化现象。在《物始记略》(陈长友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第二集里反映了彝族毕摩文化现象及支嘎阿鲁从事毕摩活动的内容,如:

妖魔巧匕硕/妖魔谷洪闹/匕硕拖尾虎/跑着追捕人/不停地捉人/怕绝了人种/祭祀求神灵/支嘎阿鲁哟/想出个主意/找妖魔斗赌/……见金锁葫芦/妖魔钻进去/支嘎阿鲁哟/念念有词的/挥着文妥/扇着牢洪/安上赫去锁

这里,“祭祀”就是毕摩法事活动的一种仪式;“文妥”和“牢洪”是毕摩的两种法具,与下面的“维度”和“洛洪”同意。在《彝族创世诗》(王耀辉 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的“除妖灾害记”一节里也有与上述相同的内容记载。

贵州地区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记叙和描写的英雄支嘎阿鲁不仅是一位无敌的部落首领,而且拥有天文学、文学、历算等各类知识的著名大毕摩。毕摩在古代彝族社会中地位很高。本书多处描写叙述阿鲁的毕摩形象。如阿鲁消灭妖魔时:

支嘎阿鲁哟/口里不停念/挥动着维度(维度:毕摩法具之一)/扇动着洛洪(洛洪:毕摩法具之一)/金锁锁葫芦——《支嘎阿鲁王》(111)

支嘎阿鲁哟/白鹤黑杜鹃/塑成偶一对/青虎红豹子/塑成偶一双/祭祀了天地/祭祀了日月——《支嘎阿鲁王》(56)

史诗中作为王的支嘎阿鲁同时又是著名宗教人物——毕摩,这就有政教合一的特性,说明当时的政治还未独立出来,还与宗教混合在一起。史诗主人公大英雄支嘎阿鲁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大毕摩,是一位集天文历算家毕摩和王于一身的全才英雄。这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的反映。

除了英雄主人公支嘎阿鲁是著名宗教人物之外,史诗还大量出现其它彝族宗教现象。如:

设松柏神座/牛马祭天地/做完了祭祀/阿鲁心明亮/一语惊四座——《支嘎阿鲁王》(16)

《支嘎阿鲁王》里的宗教文化均属彝族的宗教文化类。主要是以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神鬼信仰为特征的原始宗教类型;以宗教司职人员毕摩为主,苏额(也是宗教司职人员)为辅,其彝式宗教文化十分突显。史诗这一内容的反映,符合彝族历史古籍所记载的支嘎阿鲁是一位著名的毕摩,并规范统一过古代彝族文字和宗教礼仪的史事。

贵州地区的《支嘎阿鲁传》(田明才,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里的毕摩宗教文化更浓。这部英雄史

诗不仅在阿鲁降服妖魔鬼怪中经常出现彝族毕摩活动现象,而且,史诗以“阿鲁找布摩”、“测祭场”、“设置祭场”、“阿鲁迎布摩”、“阿鲁做杰姆(杰姆:意为举行丧祭仪式)”、“阿鲁为布摩”等6个部分来写毕摩宗教活动内容。如“阿鲁做杰姆”里写道:

远古的时代/支嘎阿鲁家/做大型祭祀/去点苍山上招灵/去陡德濮卧砍竹/仇尼欧俄砍神木/去鲁阻陆卧捡石头/去勾濮架侯舀净水/去点苍雅卧把场开/七月二十日/陀尼布摩来纠赠(纠赠:彝族大型丧祭仪式名)/举偶布摩来卓车(卓车:彝族丧祭仪式中的开场仪式)/朵可布摩来曲替(曲替:彝族丧祭仪式中的绕场仪式)——《支嘎阿鲁传》(663)

流传于云南彝区的彝族英雄史诗《阿鲁举热》里没有出现苏尼文化,而出现了毕摩宗教文化内容。老鹰的三滴水滴在阿鲁举热母亲卜莫乃日妮姑娘身上,使姑娘怀孕后:

姑娘去找毕摩/占卜询问吉凶/走到村头找不到/走到村尾找不着/找到村子正中间/才把毕摩的家找到/毕摩不在家/只有毕热在家/姑娘对他讲/怪事总在我身上发生/请你帮我算一算命/毕热回答说/是吉还是凶/等我找书看一看/毕摩打开箱/拿出书来翻/一篇二篇没有话/三篇四篇没有话/五篇六篇有话了/七篇八篇清楚了/九篇十篇算出来/毕摩告诉姑娘说/过九月零九天/你要生个好儿子——《楚雄民间文学资料》(内部资料45-46)

支格阿鲁英雄史诗的各地区版本都有毕摩文化内容。四川地区版本《支格阿鲁》里也有与云南地区版本《阿鲁举热》本版本相似的内容,并且毕热明确告诉姑娘,你请毕摩作招生育仪式后,要生一个神人。如:

毕热嘎嘎哟/口头算不起/起身到内屋/大开经书箱/取出经书来/先翻一双二页/经书无言语/墨汁无留话/后翻两双四页经书/经书无言语/墨汁无留话/再翻三双六页/经书有言了/墨汁留话了/说是不吉利/再翻四对八页/经书有言了/墨汁留话了/说是有吉了/再翻五双十页/经书有话了/墨汁留话了/招生育魂后/要生一神子/要生一仙子——《支格阿鲁》(16)

四川地区流传的神话故事《支阿鲁》(额尔格培讲述,新克整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和创世史诗《勒俄特依》(冯元蔚收集整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也有许多毕摩文化现象,内容大体与英雄史诗《支格阿鲁》相同。此外,在《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陈长友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里也多处介绍了支嘎阿鲁作为英雄兼毕摩而降妖伏魔的内

容。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地区,支格阿鲁文化成了毕摩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毕摩经书里有许多用支格阿鲁神灵来对付妖魔鬼怪的内容。毕摩们借助支格阿鲁之神的威力来镇鬼怪,驱鬼除魔,使人健康安宁,兴旺发达。毕摩经书还绘有一些支格阿鲁及其射日月和降妖伏魔的画像。彝族毕摩经书的画以“画骨不画皮”(只画骨架)的手法,把支格阿鲁画在中间,被支格阿鲁征服后又成为支格阿鲁助手的太阳、月亮及妖魔鬼怪画在他的周围来表示之。这就是支格阿鲁文化与毕摩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说明了支格阿鲁文化中毕摩文化色彩十分浓郁,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 苏尼文化

彝族苏尼也是与毕摩有所区别的一种宗教人士。苏尼与毕摩的区别是:1、毕摩作仪式以经书为依据,以念颂经文为主,毕摩是彝族知识分子,许多毕摩通晓天文地理和历算知识,还懂文学艺术、历史等。苏尼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无经书,以某种神灵附而以各种巫术来作仪式。因此,毕摩的地位比苏尼高一些。2、毕摩从事超度祖灵、占卜、招魂仪式、反咒消灾仪式、咒鬼保康仪式、主持神灵判决仪式等。苏尼主要从事驱鬼治病、占卜、寻找附咒物解除病源等仪式。3、苏尼的法具以“功则(鼓)”、“则穆(鼓锤)”“子尔(神铃)”为主,毕摩的法具有“且克(神扇)”“巫图(神箭筒)”“子尔(神铃)”“神斗笠”等。4、毕摩传承为世袭,以学毕,带徒弟的形式来教学传承,并且传男不传女。苏尼则无世袭制,也无需学习,只要神灵附身,就请毕摩做个相安仪式即可成为一名苏尼。苏尼男女均可,有男苏尼,也有女苏尼——“嫫尼”。

支格阿鲁文化里的苏尼文化现象不多,但也有一些反映,特别是贵州地区流传的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有明确的反映。史诗在“鹰王中计”一章里写支嘎阿鲁被虎王阻几纳骗进地牢里后,用苏尼巫术咒杀阿鲁的内容,如:

马桑雕出阿鲁像/七十二个弓箭手/七十二枝箭//箭箭射中阿鲁像//鹰王靠的是翅膀/要把鹰翅来斩断/白绸画上雄鹰像/人油大火来炙烤/阿鲁长生不老/苏额能咒断性命/最能诅咒的苏额/一起诅咒三天三夜//用油煎阿鲁像/用刀砍阿鲁像/用水煮阿鲁像/用火烧阿鲁像——《支嘎阿鲁王》(92-93)

史诗写的用来对付支嘎阿鲁的这些巫术手段都是彝族苏尼的巫术,而且文里出现了“苏尼”,贵

州彝语为“苏额”一词。这是支格阿鲁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彝族苏尼巫术文化反映。另在雕王大亥娜疯狂侵占阿鲁的土地,掠夺阿鲁的人民和财产时有这么一段话:

坏消息跟着火烟/一天来三次/传到奎部宫/莫非耳朵生了病/阿鲁请来诺谷苏/莫非觉约发了疯/阿鲁传旨传苏额——《支嘎阿鲁王》(78-79)

“诺谷苏”指“医生”;“觉约”指“传递信息的人”;“苏额”就是“苏尼”。这里意为传旨“苏额”来占卜这些坏消息的情况,以正实消息的正确与否。这显然也是苏尼文化的一种表现。《支嘎阿鲁王》里有这样的诗句:

雕王大亥娜/祭祀发了狂/不用牛马/不用猪羊/孩童做祭牲/雕王大亥娜/三天做一次祭祀/掳去阿鲁的儿女……——《支嘎阿鲁王》(77)

这些诗句里还出现了雕王大亥娜用“孩童做祭牲”,说明当时还有用人做牺牲品来祭祀的残酷宗教仪式活动现象。

应当注意的是,在学界有人把苏尼说成纯粹的迷信活动者,而毕摩则说成是非迷信的文化人。其

实,毕摩与苏尼是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宗教教职人员。从上述可知,毕摩活动和苏尼活动都是属于彝族原始宗教活动形式。虽然毕摩与苏尼的地位不同,法具有些不同,做的仪式不同,但二者的任务和目的却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勾通人与神鬼的关系,以保人的安康和兴旺。

苏尼仪式有一些巫术的神秘色彩,但它的动机和目的不是迷惑人心,危害民众,而是祛邪治病保平安。苏尼活动仪式中的一些奇特现象是目前还不能给予科学解释的,如像苏尼在做仪式中“神灵附身”时,就敲鼓旋转很久,有的甚至转上一个小时以上;跳得很高很远,有的轻易就跳到房顶上去,飞檐走壁。有的能用嘴叼着上千斤重的牛尸抛掷得很远。这些现象应该说,它至少也有一些武术的成分在里面。在仪式效果方面,有的病人也被治好,这也许是精神治疗的效果吧。任何宗教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科学的成分,彝族苏尼仪式活动也不另外,但我们不能用“迷信活动”的帽子来全盘否定它,而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将以研究和引导之。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格尔给坡搜集整理.支格阿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 [2] 阿洛兴德整理翻译.支嘎阿鲁王[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 [3] 楚雄州民委.阿鲁举热[C].《楚雄民间文学资料》内部资料,1979.
- [4] 巴莫阿依.彝人的信仰世界——凉山彝族宗教生活田野报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 [5] 巴莫曲布嫫.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祝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 [6] 陈长友.物始记略[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 [7] 王耀辉.彝族创世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 [8] 田明才.支嘎阿鲁传[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
- [9] 额尔格培讲述,新克整理.支呷阿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
- [10] 冯元蔚收集整理.勒俄特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 [11] 陈长友.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On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Zhi-ge A-lu” Culture

LUO-Bian Mu-guo, SHA-Ma Da-ge, JI-Mu A-long

(Yi Languag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Zhi-ge A-lu Culture is a kind of ancient Yi people's culture and its primitive religion includes nature worship, animism, adoring ancestry and celestial being, phantom belief, BiMo culture, SuNi culture, etc. Zhi-ge A-lu culture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Yi's BiMo culture. There are some stories that Zhi-ge A-lu dealt with ghosts and phantoms in BiMo's sacred books. Yi's BiMos suppress and expel ghosts by the strength of Zhi-ge A-lu in order to protect human beings.

Key words: Zhi-ge A-lu Culture; Nature Worship; Animism; BiMo Culture; SuNi Culture

(责任编辑:张俊之)